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史館

卷一百一十五

何博士備論目錄

卷上

六國

秦

楚漢

晁錯

漢武帝

李廣

李陵

霍去病

劉伯升

漢光武

鄧禹

關

謹案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一篇係從陳君子準處所錄附著其目於此

魏上

魏下

司馬仲達

卷下

鄧艾

吳

蜀

陸機

晉上

晉下

符堅上

符堅下

宋武帝

楊素

唐

五代

郭崇韜

何博士備論卷上

宋 何去非正通撰

六國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并。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為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讐故也。秦之為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臂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擯秦。即秦誠巧於攻鬪。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首西向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一而夷滅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嫩。而終為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為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懼。卒至於地盡而國為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讐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讐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并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

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購秦惟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實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為蔽於我委國重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讐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歸而休兵則四國之乘機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蹙之是使三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成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為術生於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為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為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為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郊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為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權而離其交終於一一而夷滅之悲夫

秦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爭。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使之居故也。二世之甯。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敗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下控函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闕。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城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

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轉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疏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地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乎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漢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為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羽其亦不幸遇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而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羽之於力。嘗強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蓋於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

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為資。蓋有賴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搏拚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逞其暴。卒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為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謂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為是之為者。可勝罪哉。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為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祖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真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其西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怏怏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怵於妄議。一旦拒關。無納東兵。以逆其衆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懽心。奠枕而王關中。撫循其衆。徐為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復獲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趙。收信越。以與項王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向使

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士。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者也。

晁錯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害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擊而錯之。危世治矣。汨而屬之。亂者。非愚臣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智。忠智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晁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為申韓之學。銳氣而寡思。好謀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已知寵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為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知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知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於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其理也。然而東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前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向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為宿姦故惡。其六王

皆驕夫孱婦。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緒而宿舍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即當孝文之世。潁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潁無他變也。潁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覲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潁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潁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惡。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赦。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潁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潁役也。吳王反虜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潁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親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脅。梁擣其吭。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洛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穀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

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虞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趣洛陽。師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輩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徬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兵長驅遂壓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是錯非真愚者哉。

漢武帝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戰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蹙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卒然警於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

也。然其為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畧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偏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曾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慢書之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道其無驚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歡。蓋送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候騎達於甘泉雍梁矣。其後仁親乍絕。蓋為寇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鎮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乎輟飯搏解。而思願救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紛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為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昌誅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首。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於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曰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邊患。其戎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而猥曰文景為是。慈儉愛民。而武帝黷於兵師。祈祝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攘敵之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

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李廣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為法制。在軍為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為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大小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衛霍之出克敵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敗。輒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殺。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勲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以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畧。以使其

私而專為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為之死敵。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為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眾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為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疏矣。

李陵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所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眾。居安待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虜憊。為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不之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陵誠

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鬪萬里。安得不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戰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詢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衆信將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怒。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願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荊而滅之。馬。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驚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償廢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

不偶也。奈何獨摧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怛怛。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倖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難。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勲名自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為將。無以異於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霍去病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惡欺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畧何如耳。不求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為曉兵矣。夫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